昆明学院学报　2021，43（5）：112～116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文学】

《文心雕龙》“文学评论”之批评陆机研究

胡　辉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文学院，云南 临沧 677000）

摘要：《文心雕龙》多次提到陆机，涉及陆机的才学、人品、创作倾向及作品（主要是《文赋》）等。汇集并详论《文心雕龙》批评陆机之得失，可以看出，刘勰能以历史的眼光、褒贬兼有地对陆机予以评论。虽然刘勰在对文学作品内容、创作规律的系统把握上全面超越了陆机，但结合“论文叙笔”中相关篇目对陆机的批评来看，时隔千余年，确有值得商榷之处，甚至不尽确当的地方，尤其是《序志》篇对《文赋》的批评有失偏颇，但就批评的全面性、系统性而言，代表了中古时期的最高水平。

关键词：文心雕龙；文学评论；陆机；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21）05－0112－05
DOI：10.14091/j.cnki.kmxyxb.2021.05.019

Study on the Criticism of Lu J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Dragons*

HU Hu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West Yunnan University，Lin Cang，Yunnan，China　677000）

Abstract：The criticism of Lu J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Dragons* can be found，involving Lu Ji′s talent，personality，creative tendency and works（mainly *Wen Fu*），etc.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bove contents and discusses their gains and losses in detail. It is found that Liu Xie′s comments on Lu Ji are questionable，especially the criticism of *Wen Fu* in *Xu Zhi*，but it can represent the highest level of the criticism on Lu Ji in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 in terms of its comprehensiveness and systematicness.
Key words：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Dragons；literary criticism；Lu Ji；criticism

陆机（261—303 年），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西晋著名文学家，“所著文章凡三百余篇，并行于世”[1]1481。迄于西晋，关于陆机的批评，代不乏人，佳作迭出，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于晋室群才之中，对陆机情有独钟，日理万机之余，在《晋书》列传中只为《陆机传》御制传赞，称为‘百代文宗’，在对陆机的评论中，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2]笔者注意到，比陆机《文赋》晚出 200 余年，以“体大虑周”著称的文论批评巨著《文心雕龙》就对陆机的作品、文论思想、地位等展开全面批评①，但令人遗憾的是，虽然 21 世纪以来学界对陆机研究的论文多达 500 余篇，超过以往论文总和，[3]但关于《文心雕龙》批评陆机的研究却相对冷寂，尽管早在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不断有学者提出展开《文心雕龙》与陆机之间的交叉研究②，可是，尚未有全面、专

收稿日期：2020－01－14
作者简介：胡辉（1980—），男，河南许昌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艺美学研究。

①据笔者统计《文心雕龙》全书 50 篇，其中有 21 篇共 26 次论及陆机，遍涉“文体论”“创作论”“文学评论”，限于篇幅，本文仅对《文心雕龙》“文学评论”批评陆机情况做详细梳理及辨析。

②穆克宏先生早就指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陆机进行了冷静客观地分析，一方面充分肯定他的文学创作和理论上的成就；一方面正确地指出了他的缺点，做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文玉进一步言明《文心雕龙》批评陆机“二十则中，有对陆机《文赋》的评价，有对陆机才气的评说，有对陆机文学渊源的窥测，有对陆机用事、制韵得失的评判，而更多的是对陆机作品风格的具体评论。”参阅穆克宏：《刘勰论陆机》，载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1988 年第 13 期；文玉：《刘勰论陆机评述》，载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6 期。

门、细致论述《文心雕龙》批评陆机研究的论作出现①。有鉴于此，本文以《文心雕龙》“文学评论”批评陆机为限，逐条梳理其批评陆机的详情与得失，以期对陆机的研究有所增益。

一、《文心雕龙》“文学评论”批评陆机条目汇编

《文心雕龙》② 中的《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序志》6 篇，涵盖了文学史、作家论、鉴赏论、作家品德论等，合称为文学评论。其中《时序》《才略》《程器》《序志》4 篇共 5 次论及陆机（见表 1）。下文就依表中次序详述并评论刘勰批评陆机的得失。

二、《文心雕龙·时序》批评陆机详情及得失

《时序》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五篇，祖保泉先生指出，这是刘勰“借助于史的叙述，论证一下文学与时代的关系”[4]859，故《时序》旨在探讨时代、世情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所以借张华之口，机、云并评，说“机云标二俊之采”，肯定陆机的才华，但像陆机这样“伏膺儒术，非礼不动”[1]1467的才学之士，却“遇害于军中，时年四十三”[1]1480，徒叹“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1]1480，也是回应了《时序》开头所说的“时运交移”的“运”，详情如下（见表 1）。③

表 1　《文心雕龙》“文学评论”批评陆机条目汇总

序号	批评原文	具体篇目	备注
1	机云标二俊之采	《文心雕龙·时序》	文学评论
2	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	《文心雕龙·才略》	文学评论
3	陆机倾仄于贾郭	《文心雕龙·程器》	文学评论
4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瑒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 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功，《翰林》浅而寡要	《文心雕龙·序志》	文学评论

①1984 年陈汉先生率先对刘勰关于陆机的诗文评论展开研究，为《文心雕龙》与陆机的交叉研究，导夫先路。但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前二十年，笔者目力所及，有刘莹、周兴泰、赵莹莹三位学者就《文心雕龙》与《文赋》之间的关系有过精彩论述，而李壮鹰先生则考证出刘勰对陆机《文赋》的一处误读；徐晖与张月两位学人对《文心雕龙》批评陆机的问题有初步的探讨。上述研究成果，或因研究角度的问题、或因行文取舍之故，并未对《文心雕龙》批评陆机的详情及得失逐条进行辨析，但都推动了现有的刘勰与陆机、《文心雕龙》与《文赋》的交叉研究，相应地，也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预留了广阔的研究空间，颇具启示意义，在此一并致以谢意。参阅陈汉：《平理若衡 照辞如镜——评刘勰论陆机诗文》，载于《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84 年第 1 期；刘莹：《试论〈文心雕龙〉对〈文赋〉的继承和发展（一）》，载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2 期；周兴泰：《论陆机〈文赋〉对刘勰〈文心雕龙〉的影响》，载于《前沿》2008 年第 10 期；赵莹莹：《论〈文心雕龙〉对〈文赋〉“缘情绮靡”说的继承与开拓》，载于《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李壮鹰：《“说炜烨而谲狂”——论刘勰对陆机〈文赋〉的一个错误批评》，载于《学术月刊》2008 年第 12 期；徐晖：《从〈文心雕龙〉看刘勰对陆机的批评》，载于《名作欣赏》2016 年第 17 期；张月：《刘勰〈文心雕龙〉对陆机评价综述》，载于《职大学报》2019 年第 2 期。

②本文所引《文心雕龙》内容皆出自周振甫先生《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 年版，除去第一次引用时注释以说明，后均据此本，不一一标注，以避烦琐。

③本文所撰关于《文心雕龙·时序》批评陆机内容的详情及得失，可与拙作《〈文心雕龙〉批评陆云研究》互参，详见胡辉：《〈文心雕龙〉批评陆云研究》，载于《文艺评论》2020 年第 3 期。

首先，“二俊”之说出自《晋书·陆机传》：“至太康末，与弟云俱人洛（吴亡后，入洛），造太常张华。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1]1472可见“二俊”是张华对陆氏兄弟的美称。参酌《世说新语·赏誉》记载“君兄弟龙跃云津，顾彦先凤鸣朝阳，谓东南之宝已尽，不意复见褚生。”[5]235又“陆士衡、士龙，鸿鹄之裴回，悬鼓之待槌。”[5]236综上，陆氏兄弟获“二俊”美誉，并无不妥之处。

其次，张华在西晋初年地位很高，名重晋武帝之时，又辅佐惠帝，他对陆机赞誉有加，据载“机善属文，司空张华见其文章，篇篇称善，犹讥其作文大治。谓曰：‘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5]143同时，在张华“对左思、陆机、陆云诗赋创作所进行的美学导向中，见出他自己的审美趋向和诗学观点，显示了他在西晋文坛上领袖群彦的地位”[6]由此，“可以这样说，张华是确定陆机‘太康之英’‘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地位之路上的第一人。”[7]所以陆机“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见华一面如旧，钦华德范，如师资之礼焉。华诛后，作诔，又为《咏德赋》以悼之。”[1]1077

最后，“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一句，透露出北方人氏对南人仍有偏见。在张华看来，陆机说到底不过是伐吴之后的人才战利品，本文举《世说新语》蔡洪入洛以佐证。《世说新语·言语》有记载，蔡洪吴郡人，太康中举秀才入洛，而“洛中人谓：‘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隽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有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5]45由此可见，对吴国昔日世家大族而言，平吴之后境遇确实难堪也。

三、《文心雕龙·才略》批评陆机详情及得失

《才略》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七篇，“本篇所重，在比较作品之长短，作家之同异，知人之事也。”[8]163《才略》篇共评两晋作家二十五人，陆机是其中之一，刘勰说：“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参酌“论文叙笔”中一些篇目对陆机的批评，可以见出，刘氏此论深具卓识，基本概括了陆机的主要成就、作品基本特点、创作重要得失，但再次表达了对陆机行文之“繁”的不认同，于此笔者有不同见解。现详述如下。

首先，“才欲窥深”，据《晋书·陆机传》载：“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1]1480加之“陆机外向好逞才”[9]383，又“张华尝谓之曰：‘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1]1480加之《世说新语》说：“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5]144可见陆机确实才华卓越、文采优秀，所以“辞务索广”，但“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可见刘勰对陆机“才优”而得“繁”的判断是十分准确的。

其次，“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参酌《体性》说陆机“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又《熔裁》“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凡此种种，这些都是刘勰对陆机文“繁”的主导看法，故有学者指出这是刘勰出于对“简”的赞美，而谴责陆机创作中的“繁”[10]259，但笔者认为，刘勰批评的是“至陆士衡诸公，则风气始漓，其习渐移，故其体渐俳偶，语渐雕刻，而古体遂淆矣”[11]的创作倾向，而陆机恰恰成为一个实例而已，归根到底与刘勰不满“彩丽竞繁”的时代风尚有关，因此把陆机创作之所以驳杂繁缛，理解为“家国与人生的多重失落，使他执意于要从文学事业中寻觅精神补偿，实现神圣不俗的自我价值。他把自己的一切的情感、林林总总的辨思，都糅而抟之，再布散消解到他诗赋文章的字里行间”[12]，似乎更为妥帖些。

四、《文心雕龙·程器》批评陆机详情及得失

《程器》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九篇，属刘勰作家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论述作家的道德品质问题。王元化先生认为：“《程器篇》是一篇最值得重视的文字。刘勰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文人的德行和器用，借以阐明学文本以达政之旨。其中寄慨遥深，不仅颇多激昂愤懑之词，而且也比较直接正面地吐露了自己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13]同时，《程器》也是研究刘勰思想的重要资料。“此篇分四段。首段总揭篇旨，在文行并重。中包二层：一设喻明华质当并茂，次举前人评论，叹文人之无行。”[8]168刘勰列举包括陆机在内的十六个作家在品德上的缺点，并说“陆机倾仄于贾郭”，详情如下。

《晋书·陆机传》说其“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1]1481，又“彰，贾后从舅也。与

贾充素相亲遇，充妻待彰若同生。……及贾后专朝，彰豫参权势，物情归附，宾客盈门。世人称为‘贾郭’，谓谧及彰也。”[1]1176 笔者认为从品德方面来评论作家，主张德才兼备，才是刘勰撰写《程器》旨归，虽然陆机“倾仄于贾郭”，但从社会人际关系说，对文士们凭自己性格爱好而又无损、无害于他人的行为，似乎应该宽容些，这可能也是刘勰所希望的，同时借指摘古代文士的疵咎来暗示当世文人，也符合刘氏撰写《程器》篇的初衷。

五、《文心雕龙·序志》批评陆机详情及得失

《序志》是《文心雕龙》全书的总序，列在末篇，是研究《文心雕龙》全书和刘勰思想的重要篇目。在着重评述魏晋以来文学理论著作的得失时，谈到陆机与《文赋》，全文如下。

>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瑒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
>
> 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功，《翰林》浅而寡要。

这里，刘勰评陆机《文赋》“巧而碎乱。”笔者认为刘氏此论有失偏颇，值得商榷①，又参酌《总术》篇批评《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这样刘勰批评陆机《文赋》是否得当，值得商兑的余地就更大了，具体如下。

一方面，《文心雕龙》比《文赋》晚了将近 200 年，但二者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曾指出：“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14] 所以“我们读《文心雕龙》，如能够仔细地参读《文赋》，就会发现，短短的一篇《文赋》，不仅已涵盖了《文心雕龙》全书的大体结构，而且《文心雕龙》中的诸多基本看法，运思路径，都可以从《文心雕龙》中找到端倪。”[15] 其次，黄侃先生说“碎乱者，盖谓其不能具条贯。然陆本赋体，势不能如散文之叙录有纲，此与《总术》篇所云，皆疑少过。”[16] 诚然，全文近两千字的《文赋》本身乃是“赋”，并且“不谈赋这种文体就无法理解《文赋》”[10]77。

另一方面，《文赋》关涉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它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独一无二的一篇关于创作问题的专论，虽然不能与博大精深的《文心雕龙》相比，但从具体地全面地分析创作过程来看，又为《文心雕龙》所不及”[17]6-7，且“‘文论’作为文学理论的性质，由《文赋》而得到加强”[9]363，更值得关注的是“《文赋》的每一个论点，在《文心雕龙》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响。”[17]7，具体阐述《文心雕龙》继承和发展《文赋》的地方，可归纳四点：“第一，关于文思和才学的关系问题；第二，关于创作中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第三，关于创作的技巧问题；第四，关于继承与创新的问题。”[18]260-261 另外“《文心雕龙》对陆机其他作品的评价都是很高的，而独于陆氏《文赋》语多贬责，想必是因为刘勰的《文心雕龙》多本于陆赋，而且大大地超过了它，所以只感到陆赋不足的缘故”[18]265。

综上所述，刘勰对《文赋》的批评，今天看来虽有片面之嫌，但瑕不掩瑜，无论如何，它都无损于刘勰这位一千多年前中国文论批评大家的伟大，把这种批评理解成刘勰“为了给他自己的文论之作留一个位置，刘勰感到有必要把所有的前辈之作都打发干净（大约一千年之后，叶燮也在他的《原诗》里做了同样的事情，他指控所有的前辈之作都缺乏系统，其中包括刘勰，见第十一章）。尽管刘勰主张独创，可是读《文心雕龙》，你无时无刻不在倾听刘勰的前辈发出的声音”[10]310，似乎更为合理些，况且刘勰抓住了“为文之用心”这一核心问题，“对文学的内容规律，做了系统的专门论述。这是他学习陆机而又超过陆机的地方。”[4]859

六、结语

《文心雕龙》“文学评论”对陆机的批评散见于《时序》《才略》《程器》《序志》4 篇，共计 5 次；对陆机才学、人品、创作倾向、作品（主要是《文赋》）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批评；整理并细

①可与胡辉的《〈文心雕龙〉批评陆云研究》（载于《文艺评论》2020 年第 3 期，第 93－101 页）一文互参。

评刘勰在“文学批评”中品诠陆机的内容，是有关陆机研究的重要一极。本文汇总并详论《文心雕龙》“文学评论”批评陆机之得失，认为：刘勰虽然在对文学理论的系统把握上全面超越了陆机，但结合“论文叙笔”中相关篇目对陆机的批评来看，刘氏引用陆机具体篇目理论主张支撑其文论观点，基本能以历史的眼光予以评论，代表古代迄于现在，有关批评的陆机较高水平，虽然时隔一千多年，确有值得商榷之处，我们或有认为不尽确当的地方，但对这些具体的意见，笔者认为我们一方面不应过于苛责古人，另一方面也应对我们以今衡古的眼光，保持必要的谨慎和应有反思。

[参考文献]

[1] 房玄龄. 晋书 [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2] 冯淑然. 陆机为太康之英新说 [J].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63－66.

[3] 陈璐. 21 世纪以来陆机研究述评 [J]. 唐都学刊，2019（3）：72－77.

[4] 祖保泉. 文心雕龙解说 [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

[5] 徐震堮. 世说新语校笺 [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6] 曹旭. 论西晋诗人张华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4）：20－26.

[7] 曾毅. 张华对陆机“才多”之评解读 [J].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7）：53－56.

[8] 刘永济. 文心雕龙校释 [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9] 徐公持. 魏晋文学史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0] 宇文所安. 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 [M]. 王柏华，陶庆梅，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11] 许学夷. 诗源辨体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87.

[12] 姜剑云. 太康文学研究 [D]. 保定：河北大学，2001：95.

[13] 王元化. 文心雕龙创作论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0.

[14] 叶瑛. 文史通义校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07：278.

[15] 李壮鹰. “说炜烨而谲狂”：论刘勰对陆机《文赋》的一个错误批评 [J]. 学术月刊，2008（12）：85－91.

[16] 黄侃. 文心雕龙札记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20.

[17] 张少康. 文赋集释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8] 蒋祖怡. 文心雕龙论丛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